

普通公民 山德罗·佩尔蒂尼

Il cittadino Sandro Pertini

[意大利] 拉法埃洛·乌博尔迪 著



商务印书馆

普通公民山德罗·佩尔蒂尼

〔意大利〕拉法埃洛·乌博尔迪 著

袁华清 译 杨国顺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北京

Raffaello Uboldi
IL CITTADINO SANDRO PERTINI

1982 Club del libro

本书根据意大利图书俱乐部 1982 年版译出

DK181-2

PŮTŌNG GŌNGMÍN SHĀNDÉLUÓ PÈIĚRDĪNÍ

普通公民山德罗·佩尔蒂尼

〔意大利〕拉法埃洛·乌博尔迪 著

袁华清 译 杨国顺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759

1986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8 千

印数 2,700 册

印张 6 7/8 插页 1

定价：1.25 元



山德罗·佩尔蒂尼

〔意大利〕尼诺·莱托 摄

译者的话

近年来,意大利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传记热。据统计,每年付梓印行的长短不一、风格各异的古今名人传不下四五十种,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佳构,1981年问世的《普通公民山德罗·佩尔蒂尼》便是一本深受读者和评论界欢迎的好书。1982年底,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意大利时,意大利作者与出版者协会的一位负责人专门向译者推荐此书:“意大利书价昂贵,一本书能销五千册就算不错。但拉法埃洛·乌博尔迪的这本书从一年前初版以来,连续数月列为第一畅销书,经常售罄;出版社只得一再重印,至今总发行量已达数十万册。”在一个人口仅五千多万的国家里,一本传记能卖出数十万册,这个数字够可观的了。

据这位负责人说,《普通公民山德罗·佩尔蒂尼》令人爱不释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佩尔蒂尼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深受本国公民尊敬。二,本书写法不落俗套,大量运用“自由联想法”,仿佛在和读者进行无拘束的攀谈,使人倍感亲切。书中把“历史事件的铺陈与佩尔蒂尼的生平活动有机融汇,作者的叙述与书中人的回忆紧密交织;乍一看似乎失于零乱,细细一琢磨却自有其内在联系。”阅毕掩卷略作回味,我们大概会发现这位先生言之有理。

山德罗·佩尔蒂尼于1896年出生在意大利西北部萨沃纳省的斯泰拉镇,热那亚大学毕业后领取了律师执照,1914年参加社会党。1922年,墨索里尼粉墨登场后,佩尔蒂尼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斗争。1929年跟随社会党领袖屠拉梯流亡法国,翌年取道瑞士潜回意大利,在比萨斜塔下被捕入狱,尝了十余年铁窗滋味,后又至一

荒岛过了几年流放生活。1943年法西斯政权崩溃，佩尔蒂尼恢复自由，赴罗马领导反纳粹德国占领军的地下斗争，不幸被捕后被德国人判处死刑。该党组织把他营救出狱，派他到北方，领导米兰、佛罗伦萨等地的抵抗运动。全国解放后，佩尔蒂尼为缔造共和国而不遗余力，历任制宪议会议员、众议员、参议员、众议院议长等要职，1978年当选为总统^①。佩尔蒂尼不以国家元首自居，仍住普通住宅，每天徒步上班，自称“普通公民”或“国家第一公务员”，不愿享受过多的特权，“为自由、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而竭尽全力”。为此，他被称作“普通老百姓中间的一员”。

佩尔蒂尼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1980年，他以八十又四高龄，不远万里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他在许多场合表述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兄弟情谊：“我爱中国，中国人民也喜欢我。”“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是一个具有伟大文明的国家。”1983年12月，佩尔蒂尼总统亲临威尼斯参观中国古代文明展览，刚进展厅就对中国工作人员兴奋地高呼：“中国万岁！”

本书作者拉法埃洛·乌博尔迪(Raffaello Uboldi, 1926—)是意大利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社会党员，曾相继担任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驻外记者、外编部主任，《日报》驻莫斯科、伦敦记者，《时代》周刊罗马编辑部主任，阿登·克洛诺斯新闻社社长。乌博尔迪著述甚丰，有《旅苏印象》、《访华掠影》、《绝密任务》等，两次荣膺圣文森新闻奖。

乌博尔迪对我国友好，曾多次访华，采访过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我国党政领导人；1980年随佩尔蒂尼总统再访中国，返意后撰文盛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出现的新气象。

拉法埃洛·乌博尔迪之所以能写出这本材料翔实、内容丰富

^① 1985年任期届满，去职。——译者

的传记,原因在于他是佩尔蒂尼总统的忘年交,有机会经常接触这位平易近人的“国家第一公务员”。他透露说:“本书得以写成,主要应归功于山德罗·佩尔蒂尼本人。他把笔者视作挚友,经常对其敞开心扉侃侃而谈;并亲自审阅、校改了本书大样。”

中文版系据1982年增订版译出,书中除原注外,其它注释均系译者所加。书中有些观点与我们不同,读者谅能自行鉴别。

译 者

1985 年

中文版序

每当我谈起中国和中国人民，心中的钦佩和激动感情就会油然而生。

我曾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到过中国，亲身接触了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

我钦佩中国人民，深深尊敬中国领导人。

那次访问中我发现，法西斯统治时期我在狱中阅读过、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下述作品是真实的写照：它们是马尔罗^①的《战胜者》和《人类的命运》，以及珀尔·布克^②的《大地》。我一向热爱中国人民，钦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访华期间，我心中的这些感情变得更加强烈了。我发现，中国人民一贯忠于长征的传统，现今的领导人继承了当时的领导人的才干、毅力、坚定性和爱国精神。

有一位领导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就是邓小平，一位有才能、有魄力、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物。今天，他坚定地、无私地领导着中国人民。我和他拥抱过，我们谈了很久，一致认为我们两人将是终生好友。

中国人民除了有优秀的领导人带路外，他们本身还具有强烈的政治信仰，坚定的意志和对祖国大地的根深蒂固的感情。

① 安德列·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

② 珀尔·布克(1892—1973)：美国女作家。中文名赛珍珠。

这就是我所认识和我所热爱的中国人民。

人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这个伟大的人民手中。

山德罗·佩尔蒂尼

Non posso parlare della Cina e del popolo cinese senza ammirazione e commozione.

Sono stato in Cina come Presidente della Repubblica ed ho conosciuto da vicino il popolo ed i suoi dirigenti.

Ammirazione ho provato per il popolo cinese e stima profonda per i suoi dirigenti.

In quella mia visita ho potuto constatare come fosse vero quanto avevo letto nei libri di Malraux, "Les Conquerantes" e "La Lunga Marcia", e nel libro "La Buona Terra" di ^{Buck} Pearl ~~Buck~~ libri che hanno esaltato l'animo mio quando ero in carcere sotto il fascismo. Ho amato il popolo cinese, ho ammirato il suo grande capo Mao-Tze-Tung.

Nella mia visita in Cina quei sentimenti sono divenuti più forti nel mio animo: ho constatato che il popolo cinese è sempre il popolo della "Lunga Marcia" e che i suoi capi di oggi ricordano i suoi capi di ^{ieri} ~~oggi~~ per ingegno, per volontà, per fermezza e per attaccamento alla loro patria.

Un dirigente soprattutto mi ha colpito: Deng ^{Xiaoping.} ~~XXXXXXXXXX~~ uomo ricco di ingegno, di volontà e di cultura. Con mano sicura e con cuore puro guida oggi il suo popolo. Ci siamo abbracciati, abbiamo conversato a lungo ed abbiamo sentito entrambi che saremmo rimasti amici per la vita.

Il popolo cinese è ben guidato, ma non basterebbe la guida dei suoi dirigenti, se non fosse animato da una fede politica profonda e ^{corretta} ~~guidato~~ da una volontà tenace e da radicato amore per la sua terra.

Questo è il popolo cinese che io ho conosciuto e che amo

L'avvenire dell'umanità sta in gran parte nelle mani di questo grande popolo.

Lando Persini

目 录

第一章	战前岁月	1
第二章	“这种错误我从来没犯过……”	19
第三章	跟随屠拉梯流亡	36
第四章	汽车擦洗工，小工，泥瓦匠	53
第五章	回国参加新的反抗活动	69
第六章	呼了两句口号，关进终身监禁所	85
第七章	与葛兰西同囚图里监狱	102
第八章	文托泰奈岛的死硬分子	118
第九章	判处死刑	134
第十章	现在怎么安排他？	153
第十一章	“国家第一公务员”	172
第十二章	在总统府的平台上	189

第一章 战前岁月

佩尔蒂尼的故乡是萨沃纳省的斯泰拉镇，那儿至今还保存着他家的房子。这是一幢典型的富裕乡绅的住宅，基深墙厚，外形方正正，大门口挂着一盏从前大概是点煤气的盒形门灯，正墙上倔强地攀缘着一株常青藤。斯泰拉镇位于萨沃纳省中部，离海岸颇远。镇里的许多建筑物傍山而造，俯视着风光旖旎的峡谷。当初镇政府就设在这样一幢居高临下的建筑物中，但现在已经迁往新址了。这儿全年空气新鲜；冬寒季节，皑皑白雪把村镇及其周围的沟壑覆盖得严严实实，空气就更加新鲜了。该镇居民人数相当稳定；山德罗·佩尔蒂尼是上世纪末，也即1896年9月25日，在这儿出世的，当时全镇人口为一千五百人，八十几年后的今天，这儿的居民尚未超过二千人。

佩尔蒂尼是利古里亚人^①，具有典型的利古里亚性格。他的出生和成长地利古里亚是一条狭长地带，夹在皮埃蒙特大区、伦巴底大区和利古里亚海之间，一端伸向法国，另一端通往托斯卡纳大区的马萨省和卡拉拉省——两个以无政府主义者和大理石采石场数量之多而著称全国的省份。蒙塔莱^②的故乡也位于这个地区，他的诗歌至今还在这儿的峭岩、峭壁和被溪水冲得滚圆的鹅卵石之间回响。萨沃纳省的土地，正如著名作家维托里奥·德·罗西所言，是“贫瘠荒芜的”；但当地的居民，用佩尔蒂尼的话来说，个个

① 萨沃纳省辖属利古里亚大区。

② 蒙塔莱(Eugenio Montale, 1896—1981)，意大利著名诗人，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勇敢无畏，敢说敢干”。他们评价旁人时并非听其言，而是观其行。他们能吃苦，会干重活，许多人当了水手，做了船长。他们在船坞里或铁路工地上卖力气，与乱石滩争夺每一巴掌土地，在石缝中种上庄稼。不把佩尔蒂尼跟这个地区联系起来，就无法理解他的性格。甚至他那略呈三角形的脸庞，那双炯炯有神、目光逼人的眼睛，那种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以及那个貌似羸弱的躯体，也和这条狭长地带息息相关。

我们见过一张照片：阿莱山德罗·佩尔蒂尼——人们习惯简称他为山德罗·佩尔蒂尼——刚满八个月，母亲玛丽亚·穆齐奥稍稍歪着头，一只手抱着他，另一只手轻轻握住他的小手。象是一幅前拉斐尔风格的圣母圣婴卵形画。我们看到的另一帧照片摄于故居门前，父亲阿尔贝托手执银柄拐杖坐在中间，母亲站在右边，年幼的佩尔蒂尼在左边站得笔直，脸上露出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情：他大概认为拍照时应该十分严肃。他的弟弟欧金尼奥则若无其事地骑在摇马上，旁边还蹲着一个小姑娘——他们兄弟俩的儿时游伴。我们手头有的第三幅照片拍的是佩尔蒂尼的少年时代，他的身量虽然瘦削，但臂膊上已绷起根根青筋，俨然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了。瞧，他正笑吟吟地搂着妹妹玛丽亚哩（他一直亲昵地称她为玛丽昂）。

这些是他小时候的照片。总的说来，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过得相当顺遂，尽管父亲的早逝也在他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在父母身边度过了平静、舒适的童年时代，”佩尔蒂尼回忆道。接下来他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了母亲的形象：“在我们家，向来是母亲说了算。我仿佛继承了她那种倔强的性格。父亲很早就抛下了我们，母亲却很长寿，一直活到九十一岁。镇上的人几乎都听她的话，对她很好。她信教，是个虔诚的教徒，每天向上帝祷告。教士们对她恭恭敬敬，连本堂神父也很尊重她的意见，甚至到了言听

计从的地步。”佩尔蒂尼很爱自己的母亲，一直把她的相片带在身边。他担任众议院议长时，就把母亲的相片摆在办公桌上。议长职务让给共产党人彼得罗·因格劳后，他搬进众议院大厦的一间小办公室，桌子虽不大象样，来客的坐椅边却有一张蛮不错的小茶几；从此，他母亲的照片便一直供奉在这张茶几上。

当时，他常常在两件事情上对来客诉说自己的不满。一，他本想使众议院拥有一个藏品丰富的现代绘画馆，为此作出了不少努力；但他的继任因格劳对艺术不感兴趣，这个宏图大略半途夭折。二，他建议众议院购进一尊德·基里科^①雕刻的白银雕像，陈列在众议院大厦的前厅中，但这项提案未获通过。“我甚至已经定制了乌木底座，”他说，“可是，我这个众议院议长无权动用一千六百万里拉以上的款项，而德·基里科的那尊雕像却要比这个数目贵得多。提案被否决了，是众议员安东内洛·特龙巴多里等人投了反对票。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德·基里科的所有作品的标价却比那时涨了三倍。”

佩尔蒂尼敬爱母亲，深深怀念她和其他已经作古的亲人。他就任总统第一年拍的许多照片中，有一张最引人注目。这是一位热那亚摄影师用望远镜头摄下的，时在全国大选后不到几星期的1978年7月。佩尔蒂尼背对镜头，姿势不同寻常：佝偻着身子，拎着一水罐，在母亲、父亲和其他亲属的坟头上浇花——他们长眠在斯泰拉镇的一个占地不广的公墓中。翌年1月，佩尔蒂尼又到故乡扫墓。这一天朔风呼啸，天气凛冽，气温降到零下二度。当地居民恭候在公墓外面，默默注视着佩尔蒂尼踩着积雪从面前走过。时年七十又九的妹妹玛丽昂事前曾劝阻过他：“山德罗，别去上坟吧。”“不，我要去，”他的回答很执拗。“别去，太冷了。”“嗯，没关

^① 德·基里科 (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31)，意大利著名美术家，兼工油画、雕塑。

系，玛丽昂，冷点怕什么……”佩尔蒂尼后来对记者说：“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当时仍然健在的只剩我和她了。”

然而事隔不久，玛丽昂也离开了人世。佩尔蒂尼是在远涉重洋、访问拉丁美洲后的回国途中飞抵巴巴多斯群岛时得知这个噩耗的。他顿时泪如雨下，请身边的人暂时走开，他要独自待一会儿。他对一个知心朋友哀伤地说：“我现在没有兄弟姐妹了。”他当即取消原定顺访里斯本的计划，乘坐空军的一架“DC9”型飞机直飞热那亚。他在妹妹的遗体面前肃立了十五分钟，手捏着被泪水湿透的手绢走出灵堂，拥抱了一下一个朋友，说：“我想到省政厅去休息一会儿。”原来他已接连十八小时没合眼了。

斯泰拉镇佩尔蒂尼家的房子现在仍然完好如初。“现在产权属于玛丽昂的女儿。我有十个侄甥，她是其中之一。”

山德罗·佩尔蒂尼小时候乖吗？“很乖。我觉得自己起码不象弟弟欧金尼奥那么淘气。他还用榔头锤了一下自己的膝盖，从此成了瘸子。”

佩尔蒂尼家是个传统的大家庭。“我奶奶一共生了十八个子女，很难想象吧？当时没暖气，没收音机，晚上没事干就上床睡觉生孩子。”佩尔蒂尼的兄弟姐妹也不少，除了弟弟欧金尼奥和妹妹玛丽昂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朱塞佩，昵称皮波，是职业军官。另一个叫路易吉·朱塞佩，简称吉吉，起先在一艘远洋轮上当船长，后来“突然产生了艺术灵感”，跑到佛罗伦萨“跟佐基学雕塑”。“他一直没有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是个典型的独身主义者。”

佩尔蒂尼家经济状况不错。“我的父母亲家产颇为丰裕，但孩子生得也不少。大哥吉吉看见弟妹逐渐增多，心里不大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以后分遗产的人多了。”佩尔蒂尼长大后信仰社会主义，常为家产问题与母亲闹矛盾。“我老惹她生气，因为我时不时对她唠叨：‘你也知道，咱家的地产不是偷来的，便是抢来的。咱们的祖

先准保干过坏事，打人杀人什么的，才夺得这些土地，成了庄园主。总有一天咱们会失去一切的。’”

他的预言应验了。“后来我们的确失去了所有的庄园。我很高兴，因为总算可以不必为照管庄园而操心了。作为遗产，我也得到过三个庄园。其中两个土质较肥沃的不久就被我卖掉了，是跟随屠拉梯流亡法国期间卖的。我用售款购置了收发报机，设了一个地下电台，对意大利进行反法西斯宣传。而我自己则继续靠干粗活谋生。第三个庄园送给了耕种它的农民，他家祖祖辈辈都是靠租种土地过活的佃户。不料这个农民说：‘我先前过得不错，庄园里的所有收成全归我，老佩尔蒂尼不但不要我交租，还代我纳税。现在庄园归了我，我只好自己纳税了。’话虽这么说，他当然还是收下了庄园，管理得很好。在整个斯泰拉，那片土地也还是算肥的。他后来变富了，听说不久前他把那个庄园转让给了别人。”

现在介绍一下佩尔蒂尼小时候的生活情景。夏天，他常常跟家里人一起带上罐头食品，到镇外的某个绿草如茵处野餐。隆冬季节，他每每和别的孩子们一块儿堆雪人，打雪仗，用纯正的利古里亚方言又叫又嚷。秋天，他记得自己经常兴高采烈地去割草，晒干后用来垫畜圈。当时习惯给孩子们穿粗布衬衫、灯笼裤、长统毛袜和高帮皮鞋，由家里的佣人给他们理发。每年圣诞节，父亲都要兴冲冲地在家搭一个耶稣诞生畜棚。“我记得畜棚里有许多假人，有牧民，有东方博士，还有牲口。我们帮他搭，用青苔当草地，用碎镜片作池塘。眼看畜棚渐渐搭出了样子，我们真高兴。父亲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这件事情中。斯泰拉镇的农民络绎不绝前来参观我们帮他搭好的畜棚，他很得意。”

1898年米兰等地爆发工潮时，佩尔蒂尼不满两岁。无政府主义者布雷希在蒙扎击毙国王翁伯尔托一世时，佩尔蒂尼只有四岁。利比亚战争打响时，他十五岁。意大利的经济、工业、社会迅速发